

来自宁波大榭的联合国维和官兵日记 在利比里亚,我们每天巡逻18小时



在宁波做“外国人”

本报记者 冯瑄
通讯员 张露璐 黄贵科

“虽然,我们远离祖国和亲人,但骄阳下我们汗如雨忙搬迁,大雨中我们齐心协力赶工期,满天星空下我们傲立峭塔;尘土飞扬里我们练兵强能……请领导、战友和亲人们放心,我们一定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今年2月,来自宁波大榭的6名官兵踏上了赴利比里亚的维和之路。7个多月过去了,大西洋彼岸的他们生活得好吗?维和过程中遇到哪些新鲜事?日前,中国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大榭边检站执勤业务科副科长谭家海发回了他在异国写下的维和日记。

透过日记,我们看到了维和之路的艰辛,也看到了中国军人不屈不挠、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和顽强作风。

2月25日 星期四 晴
30万件物资迁移

“再见,北京;再见,亲人;再见,祖国”,带着出征时对亲人和祖国的不舍,带着对西非热带雨林的憧憬和好奇,带着对维和新任务新形势的忐忑和紧张,抵达利比里亚罗伯茨国际机场后走出机舱的那一刻,我们被扑面而来的湿热气流拍打得无影无踪……

我们没有想到,来到利比里亚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将距离蒙罗维亚150公里的格林维尔营区换防合并至蒙罗维亚自由港新营区。

格林维尔机场停机坪尘土飞扬,看起来更像一个没有来得及种植草皮的足球场。营区门口防暴队兄弟们列队欢迎,铁丝网上“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中文让人倍感亲切,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责任的重大。

一想到格林维尔营区里33



个待装的集装箱、49台“遍体鳞伤”的车辆、11个“蜗居”在水泥房的储水罐、大大小小的帐篷、发电机、监控设备、空调冰箱、蒸炉灶台、锅碗瓢盆、医疗物资等近30万件大小物资的迁移,再加上人生地疏,多支防暴队截撤,任务的艰巨性不言而喻。

3月4日 星期五 阴
与身体极限抗争

在蒙罗维亚,面临截撤的尼泊尔防暴队还没有完成撤离和营地交接,我们分驻新营地的小分队为了争取早日建设,主动跟进协调、多方斡旋攻坚,顺利进驻自由港新营地比预计时间提前了20天。

新营地建设是一场与烈日对抗、和时间赛跑、同自然斗争的较量。营区紧挨自由港区,开放程度高、防御工事比较陈旧、施工出入频繁,营区安全警卫的压力非常大,每天需要27人次警力进行营区警卫。在物资迁

移一段落后,我们加入了轮班值守的队伍,每班哨要值守8小时。这8小时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8小时,是高温炙烤的8小时,是蚊虫贴身“陪护”的8小时,是没有坐凳歇脚的8小时,是没有手机解闷的8小时。腰肌劳损、双脚浮肿、生物钟颠倒、内分泌失调……战友们身体似乎已达极限。

4月23日 星期六 晴
凌晨2点一片繁忙

但集装箱的物资还要整理、新规划的板房还等着搭建、用来存放海运物资的大帐篷还没架设好、营区的电缆水管铺设等不起、保障生活用水的水车又该出发了……所以,凌晨两点的营区,可能是整片港区甚至是蒙罗维亚最热闹的地方,这里灯火通明,一片繁忙。

防暴队的首长拿着手电查哨,队领导在监督跟进工作进度和建设质量,分队负责人在板房、帐篷上人员出入频繁,营区安全警卫的压力非常大,每天需要27人次警力进行营区警卫。在物资迁



来自宁波大榭的维和官兵在执勤。

在这里,我和我的队友们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早已习惯了站哨、睡觉、劳动三位一体,无缝对接的作息,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4月28日 星期六 晴
日均巡逻18小时

等防暴队的日常勤务工作走上轨道后,等待我们的便是周一至周六平均每天长达18个小时的巡逻工作。我和战友们每天要穿戴防弹衣、携带冲锋枪,随身装备重达30公斤,早上6点不到就出门巡逻,晚上11点才能回到营区。吃饭都是在车上或途中快速解决的,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

由于利比里亚的气候和土壤不适应种植国内植物,远洋运输也唯有新鲜蔬菜,队员们每天的伙食就是咸菜和土豆。在高强度的工作下,我和队友们都瘦了十几斤。周日,队员们有半天的休假,但他们基本上是“假休人不休”,不是在进行勤务工作总结,就是学习国内重要会议精神,或者作为义工帮助当地进行战后重建。

9月21日 星期三 雨
工作受到总统赞誉

一晃7个月过去了,距离上次日记已经间隔了近5个月。

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利比里亚旱季和雨季的交替,适应了烈日骄阳和大雨倾盆如注的变换无常;经受了分驻格林维尔、解放军运输连、自由港新营地三地安全管理的考验,顺利完成了人员、物资归建。

这7个多月,我们苦干实干、开荒创业,一处处营房设施在新营地拔地而起;这7个多月,我们忠诚担当、履职尽责,圆满完成了定点驻守、总统级贵宾安保警戒任务、营区自卫、联合巡逻等勤务,得到了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特别代表、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及利比里亚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我们清楚,赞誉的背后是指挥官废寝忘食的反复推演,是战斗队员挥汗如雨的训练。我们骄傲,是因为我们有一张共同的名片——中国第四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



我在香港当摄影记者

摄影圈里“别人家的孩子”

在宁波,摄影圈里有个小有名气的“别人家的孩子”:两周岁时,穿着开裆裤,就“挂着”海鸥单反拍了第一张照片;小学三年级,学校开运动会,捧着柯达傻瓜相机操场抓拍,结果一张《临阵指挥》捧回了当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全国青少年摄影比赛二等奖……由于父亲是甬城摄影圈里著名大咖“龙哥”,他便顺利地成章地有了个江湖雅号“小龙”。

如今这个1991年出生的宁波“小龙”,已入职《南华早报》两年多。在不久前召开的科技人才周中,他应邀回甬,参加在海曙举办的京沪港校友会,一不留神成了父亲的采访对象。

(单玉紫枫)

南华早报记者 严子期

“摄影慢慢变成了我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摄影师有能力‘预见’他们的作品,内心所期待的画面决定了他们会在什么时刻按下快门。全身心地投入、渴望,却不奢望每次的付出能够有等值的回报,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摄影这条路上越走越有收获,越走越轻松。”

据家庭照片记载,两岁多时,我拍过一张照片,至今还在我房间里藏着,这应该是第一次有史料记载的与摄影的邂逅。都说“单反穷三代,摄影毁一生”,但由于父亲所从事职业的关系,所以从小到大,基本他用什么设备,我就用什么,这点让我觉得特别幸运。以前暑假经常跟着他到处采访,拿胶卷,提提包;时光转眼过去二十年,现在是我带着父亲飞无人机,帮他装后期软件,一起玩时下最先进的技术。这种感觉特别棒。

2014年3月开始,我还在香

港浸会大学就读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当时寻找实习机会时,我没有明显的优势,甚至可能还不如香港本地的应届生。英语一般,广东话只能听懂一点,从没想到在《南华早报》(下称“南早”)这样规模的平台上实习。后来,经专业课老师帮忙联系,开始为南早每周无偿拍摄一天;6月末开始三个月的实习,顺利完成之后就签了永久员工合同,转眼已经工作两年多了。

侥幸之余,如果要说什么优势,我想可能是我对于新事物、新环境“上手”的能力较强。过去两年内,摄影部几乎所有的职位和分工我都至少做过三至六个月,从中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技能,也从各个角度更加全面地熟悉、理解了南早摄影部的日常运作规律。南早“从最不起眼的事”做起的良好传统,为一个菜鸟摄影记者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理解每天所有的摄影任务,处理编辑挑选及裁剪完的照片,加上说明及其他需要的信息,放入图片库;处理摄影部日

常的邮件往来;备份每天的照片等等。在这期间,借着耳边新闻台的直播,我也学会了广东话。

南早的任务分配不像国内那样有每个人自己的条线,因为每天任务少则十单,多则超过二十单,只能通过每单任务的时间、地点去尽可能合理地分配。南早有12名摄影师,每人每天的“起步价”是三单,最多的时候,我做到过六单,拍到最后大概都麻木了;量的压力,自然引起时间上的压力,据我所知,南早整个新闻组只有一台汽车,两年内我只因紧急任务坐过不到十次,其他时间都是公共交通

赶时间,实在来不及才允许打车。就此,午睡和准时的饭点都不见啦!

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有针对性,但就是在这些拍摄的日子里,逼迫我去接触新的环境、新的题材,也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我一步一步建立起面对完全陌生环境下的自信心,同时积累了经验。人行至今已经850个日日夜夜了,目前为止还没有最满意的照片。我也希望那样的照片永远不出现,而摄影中,满意意味着终点,终点则意味着停滞、意味着淘汰。(整理:单玉紫枫)



▲斯里兰卡街景。获2016年国际摄影奖(IPA)优秀奖。

►严子期在《南华早报》办公室。



(翻译 董娜)

